

台湾·骆驼祥子

●精品系列之

双煞虎皮裙

中



骆驼祥子作品集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骆驼祥子

作品集·精品系列

双煞虎皮裙

①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新民

封面设计：许 勇

双煞虎皮裙

骆驼祥子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通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27 字数：75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

ISBN 7-204-03155-5/1·437 定价：50.00 元(全三册)
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目 录

楔 子	(1)
第一章 书 轴	(4)
第二章 武当掌门	(48)
第三章 虎门无犬子	(89)
第四章 神机妙算	(135)
第五章 龙虎大令	(189)
第六章 终南掌门	(223)
第七章 秦岭征程	(271)

楔子

“任何人能挖取‘神眼’房天义一对目珠者，以奇剑‘青萍’作酬，为示信于天下，‘青萍宝剑’每夜悬在本庙神殿中，任意观看，但妄起贪心者，杀无赦！”

房天义，年五十二岁，方头大耳，身大六尺，目露异采，常年一袭表青袍，唇畜字须，腰间短剑二尺三寸，极易辨认……

这是张聳人听闻的赏格，实突然出现在离洞庭湖八百里，安陆镇外一座破败的“玄真庙”破门上。

消息如风一般传播开去，震惊了大江南北武林，纷纷赶至查探真象。

因为这赏格上的一人物，太令人骇讶了。

“神眼”房天义，十年以来，名动天下，天生的一双“神眼”，无论人的表情，事物真伪，风凡经过其目光者，无可遁形。

因为他有这种超异常人的目力，因此声名大噪后，一言九鼎，褒之间，对任何人的地位或事物的价值，可以升落千丈。

但因他个性爽直，口没遮拦，故在江湖上的人缘，可以拿

骆驼祥子作品集

“相求满天下，结仇遍江湖”十字来形容。

每个人都想结训他，或者求于他，但相交后，却很少有人不愿他。

换名话说，他那份超人的长处，变成了独特的致命伤，只是因为他功力不俗，旁人不敢轻易招惹罢了。

古有四柄名剑，“干将”、“莫邪”、“巨阙”、“青萍”。

而这支“青萍”的价值却远在前三柄之上，因据说剑身刻着一套稀世剑诀。

可是这柄仙器二十年来虽时有谣传，却给终没有现世，谁也不知道落在何处？现在，这一人一物却轰动了整个江湖。

出赏格的主人是谁呢？他为什么如此恨“神眼”房天义呢？因为那张布告上没有署名，谁也不知道。

而经常在江湖上走动的房天义，自赏格传播南北后，却再也没有人看到他的影子，就连家也搬了得不知去向。

于是，那平日鲜有人迹的一座破庙，立刻风云聚会，齐集了三教九流人物。白天，破庙门口，人头钻涌，走了一批，又来一批；夜间，更是黑影晃驰，来回穿梭。

就在江湖人物在安陆镇打转时，中原名城许昌又转出了一段惊人的消息。

“神眼”房天义手执长幡，如疯了一般，满街招示：幡上竟写着“神眼待售，价格黄金二千两”几个大字。

消息中令人更吃惊的是，居然有名少女，真的备了黄金要买。而房天义在街上众目之下，亲自之下，亲自挖出自己的双目，背了金袋，血流满面地狂奔出城，不知所终。

双煞虎皮裙·楔子

消息传至安陆，人心震动，一批批江湖人物，纷纷赶往许昌。

但等那些高手到达时，许昌城中，已经事过境迁，除了酒楼茶铺，有人在热烈谈论外，详细情形，却因人云亦云，被喜欢夸大的人一再渲染，反而将真实性淹没。

可是安陆那座荒庙中，那支动人心弦的“青萍古剑”仍每夜出现在神殿中。

半夜过去了，却给终没有以“神眼”来领赏。

那少女是谁呢？她以巨金买取的房天义一对“神眼”，并不来换剑，那末动机何在呢？还有房天义是生是死呢？以他这种老江湖，果真是疯了抑是傻了？

这一切，变成谜中之谜令人摸不到头脑，但是，有谁知道，其中包含了一件巨大的秘密，隐伏着一场无穷的杀机。

第一章 书 轴

太阳如喝醉了酒，拖着满脸红光，沉下山脊。满天晚霞，也随之倦困地失却了光彩。

鄱阳湖畔，升起阵阵炊烟，夜色，已渐渐笼罩大地。

在徐徐晚风中，不断飘来阵阵呜咽声，哭声嘶哑而悲痛，令晚色蒙上一层凄凉的情调。

这阵泣声已持续约个把时辰了，循声而望，可以发现传自一座修竹围绕的茅屋畔。

茅屋座落于湖畔左方。由外表看来，似乎比附近的一些鱼农之家稍微整洁，但屋旁却隆起一堆新坟。此刻，但见一位年约十五六岁的白衣少年，跪在墓前，伤心地痛哭。

天渐渐黑下来了，白衣少年似乎在强抑悲痛后，缓缓起身。这时可以看清他那副容貌，长得修眉瑶鼻，俊美已极，尤其那对点漆般双眸，虽哭得红肿胀地充满血丝，但仍异采流露，与众不同。

只见他倏然面对墓碑喃喃道：“妈！孩儿现在决定要走了，特来向老人家告别……”他说着清泪直淌，伤心地继续道：“照丧礼，

双煞虎皮裙·书轴

孩儿是应该守墓三年的，但为了去寻找爸爸，孩儿只能从权。可怜的母亲啊！临终你念念不忘，接连两天，不断地叫着爸的名字，而爸爸却至今还没有回来的消息……”

他已压制下去的悲伤，又渐渐激动起来：“妈，你安息吧，我一定要把爸爸找回来，我要问问他，为什么以前那样舒适的房子不住，要搬到这里来？为什么不顾你老人家在病中，强着离散，急着搬家？为什么违反了两月回家一次的习惯，至今一年，尚不想回家？”

他顿了一顿，抬头仰天，望了望灰暗的苍穹道：“妈，不说你不知道，孩儿对这些更不了解啊！”

这次话声方完，身后突然响起一声冷冷的语声，接口道：“或许我能知道！”

悲伤中的白衣少年惊吓了一大跳，他想不到身后竟然有人，急忙一拭泪水，飞旋转身只见身后站着一个约四十余岁的中年文士，长脸鹰鼻，手执一把纸扇，蓝色长衫，一脸阴沉之气。

白衣少年一双星眸生就风采，加以幼受庭训，虽未在江湖上走过，却已看清对方并不像个好人，不由冷冷问道：“相公是谁？有何贵干？”

蓝衫文士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区区蒋士军，在江湖上人家都称我‘蓝衣秀士’，路过此地，听到哭声，好奇而来，嗯，不过我好像找对了地方！”

白衣少年怔了一怔，对“蓝衣秀士”说的话，有点摸不着头脑。此刻他一直记着对方刚才说的话，池无暇多思，急急道：“原来蒋大侠，你刚才说对我父亲的事，都知道？”

骆驼祥子作品集

“蓝衣秀士”诡笑道：“我只说或许……因为我还不知道是不是我猜测的那个人？”

白衣少年忙道：“家父房天义，武林中赠他老人家‘神眼’两个字……”

“蓝衣秀士”脸露喜容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看到你这对眼睛及容貌，再印证这块墓碑，我猜得果然不错，嘻嘻，想昔年我与令尊相交三日，对他眼力，始终不忘。今天见到你这对眼睛，不期然又想起敌人！”

言中虽有感慨之意，脸上却无丝毫感叹之色。

白衣少年暗暗皱了皱眉，他直觉地感到对方在虚伪做作，尤欺凭他从小受父亲熏陶的眼力，觉提自己父亲绝不会交这类朋友。

但他眼力虽好，终究是个孩子，世故并不丰富，尽想对方既称与自己父亲相识终究是位长辈，在家门口不可失礼。忙躬身一礼道：“原来是位叔叔，辈房英有礼了！”

“蓝衣秀士”哈哈大笑，得意地道：“好，好，房天义有这样一位公子，真是后福无穷，我实在替他高兴。”

房英接口急急道：“前辈还没告诉我家父的情形。”

“蓝衣秀士”突然叹一口气道：“我最近在江湖上奔波，就想找你父亲，现在看来，恐怕他真的不是疯了，便是死了。”

房英大吃一惊，脸色惨变，高声道：“家父疯了？死了？”

“蓝衣秀士”目珠一转，干咳一声，道：“这只是江湖上的传说，说来话长kk。”

他抬头望了望失色，接下去道：“天黑了，站着说话也不是办法。”

双煞虎皮裙·书 轴

房英被他刚才那句话所震住，闻言“啊”了一声，慌忙道：“这位叔叔，就快请屋里坐。”

说完，三脚两步，领先走进茅屋，点了灯火，让“蓝衣秀士”坐好，急不稍待地高声道：“家父是真的死了？江湖上怎会有这种谣传？”

“蓝衣秀士”神色一整，郑重地反问，道：“在我未说出事情前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！”

“前辈请说，晚辈知无不言。”

“蓝衣秀士”点点头道：“你父亲临走时，留下什么话没有？”房英摇摇头。

“蓝衣秀士”目闪精光，静静注视着房英神色，一瞬不瞬，似像在辨别他的言行是否真实，半晌才皱皱眉头，喃喃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！”

房英心焦如焚，急急道：“真的没有，家父把家匆匆搬到此地后，当夜就出门，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！”

说到这里，转口哀求道：“蒋叔叔，你快把答案说出来吧！”

“蓝衣秀士”这才缓缓道：“江湖上所以有你父亲死了疯子的谣传，经过是这样的：安陆一座荒庙门口，在一年前突然出现一张赏格，以‘青萍剑’奇宝作酬，要挖你父亲一对眼睛。”

“啊！”房英惊呼道：“出赏格的人不知是谁？与家父有什么仇？竟这么心狠！”

“因为赏格上没有署名，因此对这些问题，谁也不知道，后来听说你父亲突然在许昌城中出现，竟手执长幡，标价二千两黄金，自愿挖出一对目珠！”

骆驼祥子作品集

房英听得张口结舌，简直不敢相信，颤抖地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但经过查证，事实确是如此，第二天果然有一个少女备了二千两黄金去买，令尊居然真的自己动手挖出一对目珠……”

房英听得汗毛耸立，混身轻颤，急急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你父亲不知所终，所以江湖上有许多谣传，说你父亲不是疯了，就是已经死了！”

房英咬紧牙关，本已悲痛的心灵，此刻散得像游鱼一样，飘飘然几乎无法处主地昏了过去。

只听得“蓝衣秀士”喃喃道：“……一年之中，你父亲没有回家，可能的确是死了！”

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”房英像疯了一样，忘情地大喊。

“蓝衣秀士”怔了一怔，呆呆望了房英一眼，叹道：“神眼之誉，十年来，名动天下，现在去掉一对目珠，就是不死，也差不多了！”

房英心头一沉，悲愤地大吼道：“不要再说下去，不要再说下去……”

“蓝衣秀士”又叹息一声道：“孩子，我只告诉你事实，呃……刚才听你说要出门找父亲，假如你愿意，何不与我一齐上路？”

房英这时神志有点清醒过来，闻言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这人虽然出现在家门口，又说父亲不利？”

转而又想：无论如何，以他容貌看来，绝非好人，我怎能同他一齐走。

念头转到这里，他忙道：“多谢叔叔好意，晚辈现在不想走了！”

“蓝衣秀士”目光潸然地沉思半晌，才道：“也好，我还有……”

双煞虎皮裙·书 轴

点事情去办，假如你需要什么帮助，或者以后得到令尊什么消息的话，别忘了到北京威武镖局通知我一声。”

说完，转身走出漆黑，房英方要相送，蓝衣秀士已走得人影不见，这时的房英，关好门户，面对桌上跳跃的灯火，心中乱成一团。

由“蓝衣秀士”传来的消息，他刚才对父亲许多不明白的地方，虽然明白不过来，果然父亲匆匆搬家隐蔽，是在逃愕穆啡才
✓ 船抢戏蚌 裕⇌撻 * 却听得“铁伞魔影”阴笑道：“跟你老鬼在一起的人，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大爷一并留下了！”

房英本已看不惯，岂能一走了之，厉声道：“正要见识见识你们剑伞绝学！”他少年气盛，又仗着“寒竹先生”在旁，豪气百倍，说着横剑飘然上前，就向“天南恶煞”欺去。

刚上三步，“寒竹先生”已上前拉住房英，目光却在“魔伞鬼影”及“天南恶煞”脸上一转，冷笑道：

“嘿！老夫现在明白了，你们明是找我，暗中莫非是专门为此子而来？”

房英心头一惊，暗忖道：

“若真如此，对方莫非就是神秘组织‘天香院’手下党徒？”

思忖未落，已见“魔伞鬼影”道：“老鬼！随你怎么猜……”

话未完，“寒竹先生”又是一声冷道：“我说你们怎会有这份胆量，迷这种智慧找到老夫，暗中果有帮手！”

倏然掉头对茅屋后，接着厉喝道：“暗中隐藏的朋友，还不滚出来！”

“天南恶煞”犷声大笑道：“老鬼既已猜透，同道就现身包围

骆驼祥子作品集

吧。”

果然，这刹那，屋后左右转角之处，嗖嗖一连掠出六条人影，个个手执长剑，二人屹立茅屋顶上，其余四人，分立左右，采取包围之势。

房英心头大震，他倏然明白自己所料果然不差，目光环扫，见那现身六人，个个身着红衣，红巾蒙面，令人有神秘诡异的感觉。而每个蒙面人的胸前，俱绣着五瓣梅花，只是梅花有多有少，数目不一。

“寒竹先生”脸色也不禁一变，他虽发觉暗中有入隐身，却料不到人数有六名之多。这时，益发明白，自己隐身之处暴露，必是那武当假掌门人的报讯，而这些人，分明是那神秘组织，‘天香院’中高手。

十人对峙，沉沉夜色中，杀机立变深沉，房英只觉得握剑的右掌，透出层汗水。

只见“魔伞鬼影”尖笑道：“寒竹老儿，你与姓房的小子已是瓮中之鳖，是自缚？还是要动手？”

房英耳边倏然一阵细语声：“强敌数众，你紧贴老夫背后阻敌，听我吩咐行事，如果突围，你自顾先走，切勿再逗留！”

语声快疾靖朗，房英一怔，目光闪瞬，而四周强敌并未听到，恍悟是“寒竹先生”以内功传音之术，与自己说话，忙应声旋身，转对茅屋两名蒙面人，横剑监视。

“寒竹先生”接着鄙夷地道：“老夫一生江湖，尚未求全，蒙面的朋友，是人物就先自报名号，看够不够份量？”

“天南恶煞”接口道：“那几位不想说话，报名号更属多余，若

双煞虎皮裙·书轴

你有遗嘱，快对大爷说。”

房英禁不住怒火激升，狂笑一声道：“不说小爷也知道，你们是‘天香院’中走狗……”他背对着“天南恶煞”，这番骂，似是针对左右及屋顶的蒙面人而发。

语声未落，陡听得屋顶蒙面人冷笑道：“小狗，你知道得太多了，大爷奉命送你的终。

两条人影，凌空下扑，长剑颤动，寒光闪掣，重重剑影，双双向房英罩落。

这份气势威力，显然是功力不凡的剑手，房英英气大发，大喝一声：“来得好”短剑一抡，寒光大盛，重重剑幕，挡在胸前，倏听得寒竹先生怒骂道：“恃众群袭，称得上什么人物？！左掌向后一甩，一股如海涛般的掌劲，在房英身旁飚然反击而出。

房英得此助力，一声长啸，剑势电闪，趁机一连攻出四剑，左右冲刺，犹如游龙腾空。

这四剑乃是“七巧七式”中精髓，轻灵飘动，诡奇莫测，眼前蒙面人被迫得连退三步。

可是那“魔伞鬼影”却厉声喝道：“兄弟们上，切莫让这二人漏网！”铁伞一圈而出，直点“寒竹先生”岑天癸前胸。

来势辛辣，铁伞直刺，平稳中暗含无穷煞手。“寒竹先生”迫得右掌回攻，掌心翻天，只见他掌中紫烟缭绕，呼地一声，猛击而出。

威慑江湖的“蜃天混元神功”，随势爆发，紫光四射，劲力如灸，“铁伞魔影”昔年尝过这种功力的厉害，那敢硬挡，招式未到，跃身先退。

骆驼祥子作品集

一旁的“天南恶煞”却一声厉笑，错身而上，长剑一招“修罗七练”，一口气斜削七剑，剑风飚然中，寒光如练，环环相接不断。

这二人似早已商量好搏击方式，一退一进，配合得严密无缝。

“寒竹先生”鼻中冷哼，左掌一挥而出，右手却在刹那之间回收，曲指成钩，弹出一缕指风。

指风锐啸中，只听得叮当一声，“天南恶煞”的长剑，立刻荡回一尺，吓得他慌忙退身三尺。

这瞬间，左右两旁四名蒙面红衣人闷声不响，四柄长剑抡出，直扑中央“寒竹先生”及房英二人。

“寒竹先生”双臂灵幻轮转，一口气横反八掌，挡住三方攻势。

可是背后的房英，却没有这么轻松。他第一掌仗着“寒竹先生”之力，扼挡正面二名强敌，并不觉得吃力。此刻“寒竹先生”忙于应付三面环攻，他唯有独力拒抗，就感到对方剑势连荡中，压力大增，在脚步无法移动下，大人窒息难拒之感。

尤其那右边胸前有四朵梅花的蒙面人，剑势更是刁钻，专门趁虚蹈隙，有两招，险些吃了大亏，那份身手似乎比左胸前公有两朵梅花的蒙面人，功力高出一倍。

瞬眼又是五招过去，“寒竹先生”双掌圈抡，逼得左右四名蒙面高手及正面“魔伞鬼影”及“天南恶煞”二人不敢近身。

但这位稀世高手因顾及房英，不能移动脚步，怕对方乘虚切断背拒敌之势，故仍处挨打的地位。

然而房英却已是咬牙苦撑，他虽二年静修，功力大进，究竟阅历不够，开头几招，不知沉气蓄势，作久战打算，此刻已有内

力不继之感，加上对付他的蒙面剑手，虽仅二人，剑术上造诣却比其余四名蒙面人高出一筹，出手之间，全是一派强攻硬打方式，迫得房英只有咬牙硬架。

房英知道自己与“寒竹先生”生死相依，自己支撑不住，“寒竹先生”必背腹受敌，四面楚歌，自己死不打紧，若连累了一位侠名久著的前辈，则死不瞑目。

因此，他忘情似地竭力硬拚，一种潜在的本能，使他在不知不觉中支撑过去。

叮叮！又是一连串剑剑交击之声，夜空中迸出一连串红色火花，房英又硬生生接架三剑，虎口因而震裂，血水涔涔而流。

倏见胸绣四朵梅花的蒙面人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好小狗，你再试试大爷这最后一剑！”

星光一溜，电奔而到，到了近身之处，倏暴成一圈银花，刺人耳目。

房英眼见来势莫测，心头一惊，刚扫出的剑势慌忙招变“七巧争辉”，迎面圈去。

剑刚变招，那胸绣二朵梅花的蒙面人剑式一沉，电光般削到，速度之快，犹如雷火一闪。

房英骇然变色，他要挡左面一剑，势难顾及右面袭击，若再变招，必定丧在四朵梅花的蒙面人剑下。

唯一之途，只有移身闪避。然而，这一避，那威猛无伦的剑势，正对着“寒竹先生”的背后，他能这样做吗？在电光石火般一刹那，房英倏起了与敌同归于尽的念头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小爷一条命，至少要换一条！”